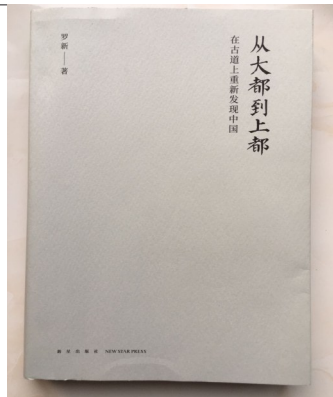


用脚步丈量的历史著作

□ 金涛



《从大都走向上都》，罗新著，新星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

新年伊始，读的第一本有趣的、别开生面的书，是《从大都走向上都》。该书有个解释性副题：“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据作者解释，蒙古人建立的元朝，除了在今北京城建有大都，另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建有上都。和许多游牧民族建立的政权相似，元朝皇帝每年在春秋两季都会像候鸟一样，往返大都与上都之间，以适应寒暑的变化。尽管两都之间修有一条驿路，供官员与商旅来往使用，但是为了显示皇家尊严和安全保卫的需要，又专门修了一条大道专供皇帝巡幸之用，这条大道有个特别名称——辇路。

辇路是单行道，往返各有一条，由大都至上都走东道，由上都返大都走西道。辇路“四时各有行在之所”，即皇帝巡幸途中的宿顿之所，蒙古语称为“捺钵”。由于辇路是皇帝专用，禁人行走，唯有幸随驾扈从的官员才有机会亲历这条御道，因此对于辇路，知道的人很少。

《从大都走向上都》中指出：“现在研究大都与上都之间的交通路线，主要资料是元人诗文，但多数这类诗文作者并不是作为扈从之臣往返两都之间的，他们走的是驿路而不是辇路。”“以扈从身份走辇路又留下了较详细记录的，只有周伯琦（1298—1369），他的《扈从集》收录了他在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随顺帝巡幸

本书作者虽是历史学家，但是徒步考察却使他有机会与自然界亲密接触，从而也从一些自然现象，从古今对比中，敏锐地觉察出自然生态环境之变化。例如作者一再提到蒙古草原上常见的鸟类——白翎雀，又名蒙古百灵，过去见于蒙元文献中。元明时期南北中国流行的《白翎雀曲》，乃教坊名曲之一。然而，作者进入长城以北的滦河流域，在白翎雀的故乡，一路上却没有发现白翎雀的踪影，询问当地老乡，回答也不容乐观。

“伤哉不闻白翎曲，但见落日生寒烟”，据作者发现，草原上的湖泊（蒙古语 nuur，淖尔、脑儿、诺尔）和湿地正在缩小乃至消失，“农业化在草原深深扎根，年复一年比雨水还多的农药浸透大地，鸟类和昆虫的世界早已变成黑暗的炼狱。”“不仅各类农药，还有直接捕杀鸟类的粘网”。

我在燕山南麓的昌平境内，见过多处意在保护果园的粘网，一面网上至少有数十只小鸟，有的还在最后的挣扎中。”——探究白翎雀的消失，固然还需要鸟类学家的加入，但作者提供的线索和分析，毕竟难能可贵。

上都又返回大都期间所写的诗和小序，是现在研究元代两都巡幸的学者要反复引证的。”周伯琦，饶州鄱阳（今江西鄱阳）人，翰林、兵部侍郎、监察御史。

作为历史学家，作者以徒步方式从大都健德门走向上都的明德门，全程大约450公里，耗时15天，《从大都走向上都》就是这次徒步旅行的收获。

用脚步丈量大地，可以说是治学的优良传统，古今有之。凡从事地学研究的，古今探险者，不用说毕生都在行走之中。从事历史研究的，除了钻故纸堆，用脚步丈量大地，回溯时间之河，追踪古人的足迹，寻找逝去的过去，也同样是基础性的治学方式。司马迁、希罗多德这些史学大师莫不如此。在交通便捷、蜻蜓点水式的观光考察已成时尚的当代，像本书作者罗新教授和他的几位朋友，能够走出象牙塔，冒着酷热，徒步考察历史，无论如何

是值得称道的。

世上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便有了路。这话据说是鲁迅先生所言。同样道理，世间的大路小路，哪怕是专为皇帝老儿修的辇路，一旦没人走了，天长日久，必定荆棘丛生，最终掩埋于草莽之中，这类例子实在太多。自从1368年（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元朝灭亡，时间已经过去了650年。岁月的沙尘抹去了许多历史的遗迹，两都之间那条曾经见识过皇家奢华车驾的道路，也已消失在岁月的风尘之中。

从书中可知，作者在步行途中只能根据前人记载，辨识当年的一些地名，从而大体摸索行进的路线，确定沿途考察重点。我们随着作者的脚步，不仅可以体验烈日下跋涉的辛苦，也可以分享接触社会底层的心灵感悟。孤独而单调的徒步旅行也是思想自由驰骋的时光，历史与现实的

叠加，不时也能撞击出闪亮的火花。

另外，在涪源县城以东的南沟村，作者考察了那里一处古迹名梳妝楼（经过考古人员勘察，证实这是一座元代墓葬的享堂）。书中提到，从梳妝楼前的碎石中找到一块破碎的残石，从残石上不完全铭文，推断这是这座元墓的神道碑，墓主为蒙古人。从神道碑的残破，以及各处类似的发现，并参考明代官方史书记载，证实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这一地区的元代神道碑，可能是遭到了明朝永乐皇帝有计划的、系统的破坏。《明史》《王英传》对此有详细记录。（明成祖朱棣一生五次率大军亲征漠北，最后一次——永乐二十二年四月第五次北征，七月十七日在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病故，终年65岁）。

由此，作者无比感慨地写道：“与战场上取胜只靠实力不行，争夺历史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制造自己想要的历史，同时排除（即遗忘）自己不要的历史。历史是建立在史料之上的一种复杂构造。制造也好，排除也好，都要把功夫花在史料上，即制造于己有利的史料（以形成新的历史），同时销毁于己不利的史料（以遗忘旧的历史）。永乐帝毁灭有蒙古字的碑刻，可谓深得其中三昧。”

这番感悟，恐怕也得益于徒步考察啊！

（作者系科普普及出版社社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



黄帝发明车弩炊灶，螺祖发明布衣丝绸，仓颉造字。但伶伦制乐的故事，你可能还没有听说过吧。

远古时代，伶伦是黄帝主持祭祀的乐官。他一直在思考如何制作和谐好听的音乐。有一天，伶伦来到凤岭，躺下来休息思考，听见树上传来一阵美妙的鸟鸣声。伶伦仔细一看，树上有两只凤凰正在鸣叫，声音高昂的是凤，声音柔和的是凰。凤凰交替鸣叫各六声，再合叫。一对对后，再来一对。



从此，伶伦发明了十二音律。音律实际上就是声音从低到高的变化规律。人们把八度音高分成12个单位，也就是12个半音。有了音律，伶伦发明了6个音孔的竹笛，能吹奏出优美和谐的音乐。

1979年秋天的一天，在河南省舞阳县贾湖村，一位小学老师在和学生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些石斧和陶片之类的东西，并将它们送交到文物部门。“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贾湖遗址从此发现，贾湖骨笛也就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这支骨笛已经在地下沉睡了近9000年，比发现古埃及的最早古笛还要早2000年，比伶伦还要早4000多年。之所以成为国家宝藏，还不完全是因为9000年之久。

贾湖骨笛用鹤类尺骨制成。鸟类的尺骨薄壁中空，内壁均匀细腻，切除两端骨关节后，就是一个极好的发音管，适合做笛子。贾湖骨笛有非常精准的打孔技术，音孔距离十分精准。有些笛子还有用于设计的符号，用于控制音高。可以推断，贾湖骨笛是用来演奏音乐的，很多其他古笛是拿来狩猎的。

出土的贾湖骨笛有好多种。我们要说的这支，全长23.1厘米，笛身上分布7个音孔，孔径0.35厘米，呈棕黄色。经测音，骨笛不仅已经具备音阶结构，而且还能够演奏传统的五声或七声调式的乐曲，堪称“中华第一笛”。

我们都知道，在简谱中记为“1234567”的7个音符，其唱名为“Do Re Mi Fa So La Si”。这七个音中，Mi和Fa之间、Si和高音Do之间差一个半音，而其他任何两个相邻的音符之间则差一个全音。一般人都能分辨半音。如果在全音中插入一个半音，那么你会理解，钢琴上总是7个白键和5个黑键组成一组音阶。

2600余年前的《管子》告诉我们如何获得“宫、商、角、徵、羽”五个音的科学办法，他们可是中国古乐基本音阶，同西方七音有别。因此很多中国民歌不用七音，只用五音。著名的四川民歌《跑马溜溜的山上》《茉莉花》《满江红》都是五声音阶。尽管五声音阶是有局限的，但很多民歌不但韵味悠远、魅力四射，而且也具有民族特色。

这支保存最为完好的贾湖骨笛，不但能演奏五声民歌，还能演奏七声情歌，更是体现了笛主人的细心珍爱与保护，还隐藏着华夏先民对音程、音分、音阶的精确理解。神奇的自然给了我们辨别12个半音的能力，也给了我们辨别不同音色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交响乐能表达人们斗争、思考、喧闹、凯旋等复杂情感的原因。

（绘图：韩建南）



镇馆之宝 新解

2014年3月，在中宣部的领导和支持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开始主办“中国好书”评选活动。“中国好书”评选活动的主旨是通过好书推介传递正能量，推动和引导全民阅读，目标是“为好书寻找读者，为读者寻找好书”。

目前，每月推出的“中国好书”已成为全国最权威、最专业的图书榜单。这里介绍的是2018年12月“中国好书”榜上榜图书。

“中国好书”月榜

跨过机器之门 赢得整个宇宙

【看点】你能接受部分躯体被机器取代吗？比如换一个更有力的假肢；你能接受只保留大脑，而把其他器官都替换成机器吗？如果更进一步呢，大脑也可以数字化吗？一个保留着人类意识的机器人和一个有自我意识的机器，两者的区别究竟是什么？跨过机器之门，人类会赢得整个宇宙？

【推荐理由】本书是科幻作家江波的一部长篇“硬科幻”。“机器之门”是小说中虚构的一个把人体改造成机器的工厂，是人类向一个机器化社会过渡的象征。故事在人机结合的背景设定下展开，原生化、机器化改造人、超级人工智能三方既相互对抗，又因利益而展开合作。当人类与机器人之间的战争爆发，脆弱的人类可以选择什么样的未来？作者在对未来的宏大想象中，拈出两个小人物的命运，细腻地展现了人类在浴火重生过程中深刻的反思和对价值观的坚守。

《机器之门》，江波著，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 1.《东方启动点：浙江改革开放史（1978—2018）》（胡宏伟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 2.《战上海》（刘统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
- 3.《庄子哲学新解》（郭勇健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拨开当前迷雾

【看点】未来30年，世界将发生哪些变化？对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国应怎样进行战略运筹？本书带你拨开当前的中美关系迷雾，透视世界政治乱象，看清未来30年趋势何去何从。

【推荐理由】本书聚焦未来几十年世界的发展变化，从世界经济、社会思潮、大国关系等多个方面，

跨越历史时空

【看点】关于起源与去处的疑问，关于兴盛与衰亡的探寻，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关于情感与心灵的救赎……所有这些纷繁厚重的话题，都收束于汤汤大水之中，溯水北上，北上之旅，既是学术考察之旅，也是命运反思之旅，更是文化寻根之旅。

【推荐理由】本书以跨越东西方文化比较的视角，在20世纪中国历史宏大背景下，讲述了发生在

看清未来趋势

对世界总体形势进行前瞻和预判，理出其中的主线和规律，发现其中的机遇和挑战，并定准中国自身的历史方位和努力方向。视野开阔，观点新颖，论据有力，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世界趋势2050》，王鸿刚著，中信出版社。

讲述百年故事

京杭大运河之上几个家族的百年故事。以近百年来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串联起京杭大运河与20世纪中国与中国的命运，并跨越运河的历史时空，探讨大运河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地理、文化以及世道人心变迁的重要影响，书写出一百年来大运河的精神图谱。

《北上》，徐则臣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 4.《敦煌画派》（秦川、安秋著，甘肃教育出版社）
- 5.《拳风记》（徐怀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 6.《方寸大千：历代篆刻艺术之美》（杨勇著，江西美术出版社）
- 7.《北京小孩》（周敏著，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8年1月，一场白茫茫的大雪落在了中国大地，而同样是在1月22日，一个写过关于冰冻星球科幻小说的女科幻作家去世了。这位作家就是美国科幻大师厄休拉·勒古恩，她也是迄今为止以科幻作家身份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的第一人。

勒古恩一生共获得5次雨果奖、6次星云奖、1次美国国家图书奖和18次《轨迹》杂志读者票选奖。她的代表作有《地海传奇》《黑暗的左手》《一无所有》，其中后两部著作均获得雨果奖、星云奖双奖作品。她把后现代主义和科幻小说相结合，利用科幻小说的写作素材来探讨后现代主义小说中经常关注的人类生存状态问题，尤其是女性问题。2017年她还以非虚构作品《文字是我的事业：关于生命与书》再次获得雨果奖。

今天，在这冰天雪地的时候为大家介绍一部她所创作的关于一个冰冻星球的故事《黑暗的左手》。这部小说发表于1969年，并在1970年一举夺得象征科幻小说最高荣誉的星云奖和雨果奖。

散发着道家哲思的智慧之光

——女科幻作家勒古恩和她的《黑暗的左手》

□ 付昌义

一个名为“格森”的寒冷星球上。主人公金利·艾来自地球，受星际联盟“艾克曼”委派，只身前来说服格森人加入人类大家庭。由于格森人处于双性同体状态，在相貌神态、举止言谈和思维方式上均与地球人存在显著差异，给金利的使命带来重重困难。在历经各种坎坷（包括驱逐和流放）后，金利最终接受了格森人的生命和文化形态，成功地将格森人纳入星际联盟。

故事并不复杂，但在并不复杂的故事中，勒古恩对女性主义做了最好的阐述。《黑暗的左手》在充分论证了伍尔芙提出的“‘双性同体’即完美人格”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双性

同体’即万物和谐”的思想。在小说中，勒古恩将道家“阴阳和谐”的思想融入“双性同体”理论中，拓展了其思想内涵，将“双性”的定义从生物学的男女两性，扩大到一切二元对立的双方。在她看来，“双性同体”已不仅仅是男女两性的和解，更是异质文化的和谐共生，是人类与自然的和平共处。这一观点可以从这首古诗形象地得以再现，而小说的名字正是出自其中第一句：

光明是黑暗的左手
黑暗是光明的右手
二为一，生与死，
像动情的爱人相拥而卧，
像紧握的双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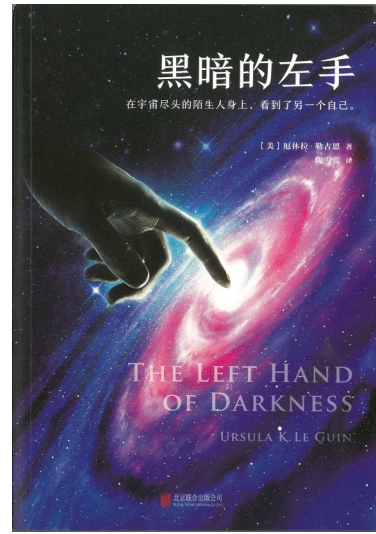
像终点和道路。

小说中集男人和女人、光明和黑暗为一身的格森人正是道家“阴阳和谐”的最佳体现，勒古恩用表示阴阳平衡的太极图来形容“双性同体”的格森人，表达了她对“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思想的推崇。这个蕴含了道家哲思的双性同体人的想象社会进一步发展了伍尔芙提出的“双性同体”观，因为勒古恩的“双性同体”理念更加多元化，既反对男性中心主义，也反对偏激的女性主义。她不提倡消除性别差异，而是强调差别，力主“男女两性互为主体，承认性别差异，倡导两性在各自发挥其性别特征的同时和睦相处、携手共

进，共创真正意义上的人类自由平等的社会”，涵盖了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的追寻。

由此，《黑暗的左手》便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科幻小说，散发着道家哲思的智慧之光。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勒古恩

科幻经典